

## &gt; 民族文化拾趣

## 泼水节里的胞波情谊

夏阳

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56朵花中,傣族是一朵绽放着艳丽色彩的奇葩。千百年来,因为与水的紧密联系和深厚情感,傣族被赋以“水的民族”,水成为了“傣族的灵魂”,泼水节成为了傣族一年中最盛大的传统节日。

每年4月13至16日左右,是傣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泼水节。

自2020年起,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为服从、服务边境疫情防控,泼水节狂欢活动停了3年之后,再次绽放的泼水之花,为中缅边民久盼。

与瑞丽边境村寨相连或依江相望的缅甸木姐市芒秀区的19个村寨,今年将分别组团参加欢庆活动。芒秀区的十九寨,与瑞丽边民有着百年胞波之谊,被誉为“十九寨”。

除了中方的活动,有缅甸四个方队的大型马鹿舞表演,双方在瑞丽共同举办的“佑庭杯·2023中缅足球联赛”;还有东南亚风情美食、民族服饰展,中缅泼水节活动丰富多彩,展示了鲜明的边境民族文化特征和国际化色彩。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对泼水节起源表述为:“与小乘佛教的传人有密切关系,反映了人们征服干旱、火灾等自然力的朴素愿望。”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中国风俗辞典·泼水节》写道:“此节起源于印度,后随小乘佛教传播,经缅甸、泰国和老挝传入我国傣族地区。”

在岁月长河中,泼水节早已成为了缅甸、老挝、柬埔寨、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最隆重的传统节日。皆以泼水辞旧迎新,喜庆新年,类似于中国春节。在中国,泼水节成为傣族、阿昌族、德昂族等民族的新年节日。傣语称之为“比迈”(新年),泼水节为傣历新年。2006年和2008年,西双版纳和德宏相继申报,经国务院批准,该民俗分别列入了中国第一批、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老一辈革命家推动下,缅甸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签署陆地边界条约的邻邦。

陪同周总理访问和泼水的,还有被称为“元帅诗人”的陈毅副总理。中缅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以及缅甸人民对泼水爱的情思,感染着,激荡着诗人陈毅,使之情思泉涌。在对缅外交中,陈毅先后写过10首充满情感的诗篇。在《赠缅甸友人》中他称赞中缅两国胞波友谊:“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这首深情动人的歌,至今,依然在缅广为传唱,成为中缅友谊的象征。

在中缅建交73年的历史上,中缅高层互访不断。进入新时代,中缅两国就构建起中缅经济走廊,共建中缅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诠释了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中缅命运共同体精神,续写了千年胞波友谊的新篇章。

缅甸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国家,由于千年胞波,两国人民在民心相通方面,有着深厚基础,两国人民共同沐浴着千年友谊的胞波友情。

中缅胞波友谊历经千年,历久弥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缅友谊之树更加常青。

1950年6月,中缅两国正式建交,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世界的眼光,敏锐捕捉到缅甸及其东南亚国家对新中国成长的重要意义。中缅外交史上,除了刘少奇、邓小平先后访问缅甸外,周恩来总理曾9次访问缅甸,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少有的。周总理以宽广的胸怀,为中缅胞波友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1960年4月,周总理访问缅甸。适逢缅甸泼水节,周总理身穿缅甸传统服装参加泼水节,万人狂欢泼水,工作人员担心总理的安全和健康,一直婉言相劝。但周总理走下车,同狂欢的缅甸人民一一握手,相互泼水,全身湿透。

万人盛大的泼水,水珠漫天飞舞成雾,在阳光折射下,形成了一道道艳丽的彩虹。缅甸民众欢声雷动,被这位亲民、爱民的中国总理所折服,他们操着生硬的中国话,一浪又一浪地喊着:“中国,周恩来”“周恩来,中国”。周总理向大家频频挥手:“水是吉祥物,浇得越多越吉祥幸福。”周总理尊重外国民众习俗,深深打动了缅甸人民,为两国人民长久传颂。

每年泼水节,双方会致函或口头相邀互动。与大等喊结队的,是相邻的缅甸弄信村,双方将每年泼水节的第三天,确定为友情交流泼水日,到时大等喊会分出一组或几组赴缅泼水,缅甸弄信村也会安排人来大等喊交流。

“胞波”,缅甸语为“兄弟”。

事实上,中缅胞波情谊,不仅仅是意

义上的,其延续着一种血缘亲情。这种亲

情,除了两国边民,从起始,到久远的迁徙

中,不断分化而成,也镌刻着历史发展

的印痕。

“跑缅甸”,曾为时代热词。记录了20

世纪70年代前,中国边境的傣族,由于贫

困落后,大量或渡江、或翻山越岭,前往编

排人来大等喊交流。

泼水节像传递着巨大引力的磁场,吸

引着成千上万中缅人民的目光,湿润着

人们的期待。

泼水狂欢,如同纵情喝酒,纵酒至

酣,泼水至欢,许多旧渍一洗而光。许多平

日难以了结的旧事,会一泼而解。因为人

们深信,水是圣洁的,这种圣洁,使水有着

神奇的魔力。

人们期待,在一遍又一遍被浇得透

湿中,获得吉祥和幸福。

有了水,这些活动才有灵性,散发出

湿润的浓浓的清新的情意。水的圣洁,给人们带

来吉祥和好运。参加过泼水节的人都知道,

水被泼得越多越湿就越吉祥。

泼水作为一种相融的文化,成为不

断续牢胞波友谊的黏合剂。在中缅边境开

发开放中,成为一种无形的推动力。

泼水节来了。

泼水节像传递着巨大引力的磁场,吸

引着成千上万中缅人民的目光,湿润着

人们的期待。

泼水狂欢,如同纵情喝酒,纵酒至

酣,泼水至欢,许多旧渍一洗而光。许多平

日难以了结的旧事,会一泼而解。因为人

们深信,水是圣洁的,这种圣洁,使水有着

神奇的魔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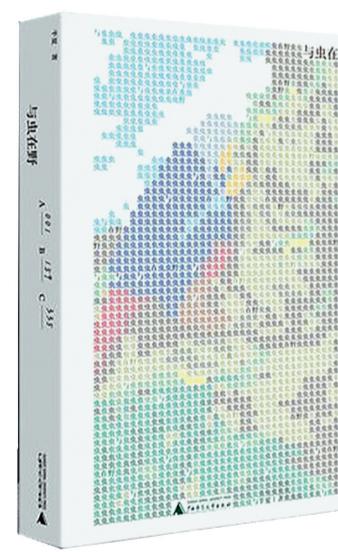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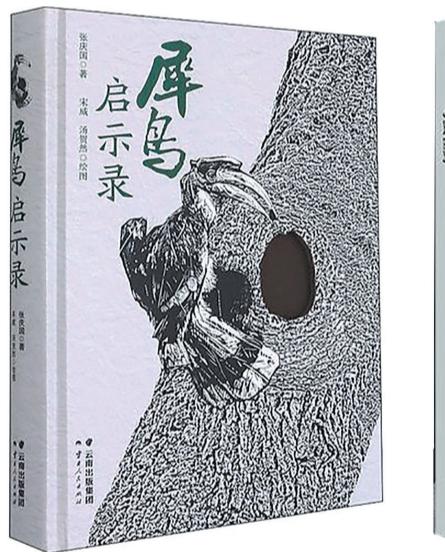
人们期待,在一遍又一遍被浇得透

湿中,获得吉祥和幸福。

## 审视地域性 升华文学性

——关于“昆明作家群”的研讨与对话

本报记者 郑干山



迅文学院教师杨碧薇看来看去,所有的文学概念其实都是被建构起来的,如果我们将历史研究的方法去看待历史叙述,处于不同的历史立场,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历史结论。当我们谈论“边地”或者“中心”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所谓的“边地”或者“中心”都在被不断地消解中,在人类的后现代生存环境下,所有东西都在被扁平化和无聊化,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被纳入了一个非常模式化的生产机制。所以,任何作家面临的最大考验是来自人类生活的系统化和高度的理性化,比如科技发展对人的驯化,这些都给作家们带来了巨大的考验。80后壮族作家陆源从语言角度谈到,“边地”或“中心”的外延其实非常丰富,在他的家乡,着火不写成“着火”而写成“走水”,这种语言的独特性势必会影响作家的写作。在他看来,一个作家借助方言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就必须深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字,呈现民族特色。当然,作品呈现异质性的同时也要兼顾普遍性,纯粹的异质性写作会流于符号化,无法完成文学交流和对话,在李朝德看来,“边地”或者“中心”的概念,其实都是相对的,相对于北京,昆明处于“边地”,相对于整个云南,昆明又是“中心”,出发点不一样,结论就不一样。不管如何,我们热爱文学,对文学的内在要求都是一样的,即便我们的文学外在表达和形式不一样,但它内在的美学标准和美学追求是一样的,是统一的。而地域文化的千差万别,反而会为文学带来更为丰富多彩的面貌。北京作家宁肯认为,无论身在何处,文学永远指向作家的内心,对作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回到内心。任何事物表露出来的内容远不及它根系下面的内容,就像沙漠里的植物,露出来一点,但下面隐藏着更为庞杂的根系,写作

也是这样,作家要回到记忆生长的地方,不断向下挖掘,向着自己的根部和记忆深处挖掘。挖掘越深,作品中异质性特征就越容易显现。祝立根与张庆国都认为,在云南写作是幸运的,因为它有很多陌生化场景和异质性元素,但要将地方元素写透,写出力量感,就需要深入了解和体验云南历史文化和方方面面的生活。作家半夏希望通过她的创作传达这样一个观点:人与世界上所有物种都是生命共同体,都休戚与共。作家赵大河谈到:作家以何种眼光看待与自己相关的地域文化也很重要,鲁迅离开绍兴重新观察绍兴,沈从文离开湘西重新观察湘西,都获得了世界性的的眼光和视角。在包倬看来,作家其实并不需要刻意呈现异质性,因为异质性深植于作家骨子里。北京作家李萧萧认为,作家才华重要,而时代也非常重要。大数据时代的写作更多地需要世界眼光,作家的学者化、百科全书化是一种时代的要求。陈鹏坦言,作为昆明作家,虽身处地缘意义上“边地”,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昆明作家写作的雄心,只是不要把地方写作当成简单的风情展示和符号展览,要深挖进去,要走出书屋,走向旷野,走进更大的世界。

“昆明作家群”这次跨越3000多公里的“一路北上”,对云南作家、对昆明作家的创作意义重大。两场研讨与对话,醒目而深刻。昆明市文联主席陆毅敏表示,文学作为重要的精神载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承担着重要任务。作为云南省会,昆明非常重视本土文学发展,昆明之所以提出“崛起的昆明作家群”的构想,目的在于聚焦新时代昆明的文学创作力量,研讨创作实绩,以期用更优秀的文学作品展现新时代云南和昆明的精神与文化气象。

## 重现隐喻的魅力

读严琼丽的诗

孔莲莲



每年4月13至16日左右,是傣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泼水节。

自2020年起,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为服从、服务边境疫情防控,泼水节狂欢活动停了3年之后,再次绽放的泼水之花,为中缅边民久盼。

与瑞丽边境村寨相连或依江相望的缅甸木姐市芒秀区的19个村寨,今年将分别组团参加欢庆活动。芒秀区的十九寨,与瑞丽边民有着百年胞波之谊,被誉为“十九寨”。

除了中方的活动,有缅甸四个方队的大型马鹿舞表演,双方在瑞丽共同举办的“佑庭杯·2023中缅足球联赛”;还有东南亚风情美食、民族服饰展,中缅泼水节活动丰富多彩,展示了鲜明的边境民族文化特征和国际化色彩。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对泼水节起源表述为:“与小乘佛教的传人有密切关系,反映了人们征服干旱、火灾等自然力的朴素愿望。”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中国风俗辞典·泼水节》写道:“此节起源于印度,后随小乘佛教传播,经缅甸、泰国和老挝传入我国傣族地区。”

在岁月长河中,泼水节早已成为了缅甸、老挝、柬埔寨、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最隆重的传统节日。皆以泼水辞旧迎新,喜庆新年,类似于中国春节。在中国,泼水节成为傣族、阿昌族、德昂族等民族的新年节日。傣语称之为“比迈”(新年),泼水节为傣历新年。2006年和2008年,西双版纳和德宏相继申报,经国务院批准,该民俗分别列入了中国第一批、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老一辈革命家推动下,缅甸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签署陆地边界条约的邻邦。

陪同周总理访问和泼水的,还有被称为“元帅诗人”的陈毅副总理。中缅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以及缅甸人民对泼水爱的情思,感染着,激荡着诗人陈毅,使之情思泉涌。在对缅外交中,陈毅先后写过10首充满情感的诗篇。在《赠缅甸友人》中他称赞中缅两国胞波友谊:“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这首深情动人的歌,至今,依然在缅广为传唱,成为中缅友谊的象征。

在中缅建交73年的历史上,中缅高层互访不断。进入新时代,中缅两国就构建起中缅经济走廊,共建中缅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诠释了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中缅命运共同体精神,续写了千年胞波友谊的新篇章。

缅甸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国家,由于千年胞波,两国人民在民心相通方面,有着深厚基础,两国人民共同沐浴着千年友谊的胞波友情。

中缅胞波友谊历经千年,历久弥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缅友谊之树更加常青。

1950年6月,中缅两国正式建交,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世界的眼光,敏锐捕捉到缅甸及其东南亚国家对新中国成长的重要意义。中缅外交史上,除了刘少奇、邓小平先后访问缅甸外,周恩来总理曾9次访问缅甸,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少有的。周总理以宽广的胸怀,为中缅胞波友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1960年4月,周总理访问缅甸。适逢缅甸泼水节,周总理身穿缅甸传统服装参加泼水节,万人狂欢泼水,工作人员担心总理的安全和健康,一直婉言相劝。但周总理走下车,同狂欢的缅甸人民一一握手,相互泼水,全身湿透。

万人盛大的泼水,水珠漫天飞舞成雾,在阳光折射下,形成了一道道艳丽的彩虹。缅甸民众欢声雷动,被这位亲民、爱民的中国总理所折服,他们操着生硬的中国话,一浪又一浪地喊着:“中国,周恩来”“周恩来,中国”。周总理向大家频频挥手:“水是吉祥物,浇得越多越吉祥幸福。”周总理尊重外国民众习俗,深深打动了缅甸人民,为两国人民长久传颂。

每年泼水节,双方会致函或口头相邀互动。与大等喊结队的,是相邻的缅甸弄信村,双方将每年泼水节的第三天,确定为友情交流泼水日,到时大等喊会分出一组或几组赴缅泼水,缅甸弄信村也会安排人来大等喊交流。

“胞波”,缅甸语为“兄弟”。

事实上,中缅胞波情谊,不仅仅是意

义上的,其延续着一种血缘亲情。这种亲

情,除了两国边民,从起始,到久远的迁徙

中,不断分化而成,也镌刻着历史发展

的印痕。

“跑缅甸”,曾为时代热词。记录了20

世纪70年代前,中国边境的傣族,由于贫

困落后,大量或渡江、或翻山越岭,前往编

排人来大等喊交流。

泼水节像传递着巨大引力的磁场,吸

引着成千上万中缅人民的目光,湿润着

人们的期待。

泼水狂欢,如同纵情喝酒,纵酒至

酣,泼水至欢,许多旧渍一洗而光。许多平

日难以了结的旧事,会一泼而解。因为人

们深信,水是圣洁的,这种圣洁,使水有着

神奇的魔力。

人们期待,在一遍又一遍被浇得透

湿中,获得吉祥和幸福。

有了水,这些活动才有灵性,散发出

湿润的浓浓的清新的情意。水的圣洁,给人们带

来吉祥和好运。参加过泼水节的人都知道,

水被泼得越多越湿就越吉祥。

泼水作为一种相融的文化,成为不

断续牢胞波友谊的黏合剂。在中缅边境开